



廿七

18
214
37



18
214
37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時務報

第三十七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十九日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三十七冊目錄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 續第三十五冊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總署議覆張侍御 仲忻奏臺灣土貨進口照洋貨抽稅摺 附總稅務司赫德清單

中英續議滇緬商務條約附款

皖撫鄧飭支應局購時務報發各州縣書院札

英文報譯

歸安孫 史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美國論日工

英報透待而立非吳論日美齟齬

比國公斷 日日交際

日本近事

日本鐵路

日本煤礦

日皇諭臺灣總督

論東方礦務 暹王

游歷續紀

暹羅陸軍

中國購船

俄工師創論

擬招華工 瑞人椰勃而

散財以興格致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德外交

美國財政之困

西班牙國外務大臣辭職

美報傳日英同盟

論擴充海陸軍備關係財政

續第二十六冊

日相諭示臺灣總督六事 俄

士官教練韓人

俄國捕鯨業利益

中國鷺情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二十六冊

桐鄉張坤德譯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 續第二十五冊

新會梁啟超撰

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啟超謹案平糶齊物之權操之於稅則西國舊制每有重收進口稅欲以保本國

商務者近時各國尚多行之惟明於富國學者皆知其非以為此實病國之道也

蓋通商之例半屬以貨易貨其用現銀者十不及一二故本國每年出口之貨皆

由外商運貨入境交易而去未必俱以現銀購也今既阻輸入之路則人亦更無

術以易我貨此之謂自困且一國之中勢不能盡百物而備造之故無論何國人

欲屹然獨立不仰給於他國所產之物必無是理譬如多產五穀之國以為若穀

價翔貴則利於己國不知己國之民不能徒食而自存也其所需衣服器物等皆

取之於他國穀價增則一切工價皆隨之而增我不已受其累乎又昔有不宜穀

之數國業此者工本極大而其地主嚴禁他國運穀食入口或議加重其稅以困

外農英國五十年前即行此政坐此之故常患缺食而餘物貿易亦不暢旺自一

千八百四十六年大開海禁一切商務歲增惟倍何也平與不平之所致也一物

不平斯百物不平矣一國不平斯萬國不平矣地球所產百物恆足以供地上居

民之用而有餘惟壅之於此則置之於彼大壅則大匱小壅則小匱更迭吸引相

其家三
爲比例。而品類盈絀。而價值漲落。其幾甚微。其流甚鉅。能平能齊。則天下蒙其福。不平不齊。則天下受其害。有國家者。曷爲能平之能齊之。恃有稅則以左右之也。雖然。財政者天下之事也。非合全地球之地力人力所產所需而消息之。則無以得其比例。故大學理財之事。歸於平天下也。僅治一國者。抑未矣。然治國者。苟精研此理。而酌劑之。則關市亦可不乏。而國必極富。今之英國。殆稍近之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貨勿留。

啟超謹案。今日中國之言商務者。未嘗不知此義。然而無法以避之者。阻力不去之所致也。何謂阻力。鐵路不通。內河輪船不行。市鎮中馬路不修。故西人一日可運之貨。我至以十日或半月。始克運。運費視物之本價。動增數倍。而道中存積。頃刻壞損。以至百貨不能出境。阻力一也。逢關納稅。遇卡抽釐。驛吏需索。扞手留難。或扣勒數日。猶不放行。坐此霉爛積貨。就誤市價。阻力二也。既無商會。不能相聯。西商闖其情實。陰持短長。任意漲落。故延時日以老我師。阻力三也。三者不去。則息幣留貨之弊。無自而免。然去此非藉國力保護不爲功也。故曰良牧亦去其害馬者而已。去阻力之謂也。天下一切事。悉有阻力。阻力悉去。百事畢舉矣。此固不獨商務爲然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啟超謹案。天下豪桀之士。每喜創新事業。而中人以下。每甘追逐風氣。天下豪桀少而中人多。當每一事業之初。擲也。必獲厚實。於是羣無量之人。相率而追逐之。不知此業實不能容此無量之人。乃不得不爭貶其價值。以相競。於是其勢必立蹶。而他種事業。因爲衆人所不趨。必至缺乏。值乃驟進。此上極反賤。下極反貴。所以然之故。其理甚淺。而治生家往往不能察者。因其上極下極之界至難定。閒有未極而指爲已極者。亦有已極而擬爲未極者。苟非善觀時變。則易生迷惑也。昔康熙五十六年時。英國太平洋。商務極盛。股分之值。驟增數倍。彼時格物士奈端致書其友。購此股分。甫購至。而彼商務公司。已傾圮矣。西人論商務中。此等情形。比之氣泡。謂其張至極大時。即將散之時也。世間無論何種商務。皆所不免。而以奈端之碩學高識。猶爲所迷。故至今英人。猶取其致友人書。藏之國家大書樓。視爲鴻寶。以爲商務中人戒也。西人富國之書。斤斤以此爲言。蓋謂苟國中人人盡明此理。則追逐風氣者。不至舉國若狂。而氣泡不至屢張速散。而一國之羣商。亦可無受其牽累也。此有國者保商之道也。若夫舉吾全國之商。與他國之商爭。則正宜用出如糞土。取如珠玉之法。今歐西諸國。亦持此術以瘠我也。今吾中國之

商非無一二人能行此道者。然所爭者只本國之財。如鷸蚌相持。授漁人以利。枋而曾不知聯為商會以與他人競。此所以弱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啟超謹案禮運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故泉之義取之流。布之義取之布。財政之患。莫患乎財藏於一人。若數人一處壅之。則全局受其害矣。然則古人曷為言保富曰。凡富者莫善於出其財以興工藝。講貿易于母相權。己可以獲大利。而傭伴衣食於是焉。工匠衣食於是焉。如興一機器織布之廠。費本二十萬。而造機器之人得其若干。種棉花之人得其若干。修房屋之人得其若干。工作之人得其若干。販賣之人得其若干。而且因買機器也。而鍊鐵之人得其若干。開礦之人得其若干。因修房屋也。而木廠得其若干。窑廠得其若干。推而上之。鍊鐵開礦。以至窑廠等人。其貨物又有其所自出。彼之所自出者。又復有其所自出。如是互相牽攝。沾其益者。至不可紀極。且工作販賣之人既聚。既有所贍。則必衣馬食焉。居焉游焉。而於是市五穀蔬菜者得其若干。市布縷絲麻者得其若干。賃屋廡者得其若干。賃車馬者得其若干。而此種種之人。持其所得者。復以經營他業。他業之人有

所得。復持以經營他業。如是互相攝引。沾其益者。亦不可紀極。此之謂行如流水。雖然。人之沾吾益者。既己若此。疑於吾必有所大耗。而所獲之利。乃轉不貲者。然則所獲究誰氏之財乎。曰。是皆昔者棄於地者也。今以富者之財。貧者之力。合而用之。以取無量之財於地。故兩有所益。而財亦不見其損也。曰。然則富人而驕奢。淫佚以自奉者何如。曰。無傷也。彼食前方丈。而市酒肉者。得以養焉。彼侍妾數百。而市羅綺簪珥者。得以養焉。彼高堂華屋。而市梅餼者。得以養焉。彼雕鞍玉勒。而市車騎者。得以養焉。他事稱是。而彼所市者。則又復有其所市者。遞而引之。至不可紀極。猶前之云也。故於彼雖有大損。然為全局計。則流水之行。卒無所於礙。曾何傷乎。所最惡者。則癘錢之奴。守財之虜。腋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為己肥。乃窖而藏之。以私子孫。己身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猶且以是市儉名於天下。壅全國之財。絕塵市之氣。此真世界之蠱賊。天下之罪人也。而後世之頌善政者。輒以大官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謂為美談。抑何與計。然之言相刺謬耶。善夫西人之政也。國家設銀行。借國債。民有財。貸之於官。官藉之以興工程。拓商務。以流通之於民。而國之富強。遂莫與京。

廢著當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啟超謹案書言肇牽車牛遠服賈。凡言商務者必賈於四方。未有死徙無出鄉者。故必廢著然後能鬻財也。西人商會。徧於五洲。每疲舉國之力。以求通一地。闢一口岸。而中國四萬萬人。懷安重遷。曾無思糾一公司。通一輪船。往他國。以與人相角者。真可悲矣。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

啟超謹案盡地力者。農礦工之事也。觀時變者。商之事也。兩者相須而成。不可偏廢。然盡地力者。每勞而所得少。謂以所用力與所得利比較。觀時變者。每逸而所得多。大抵其國多下等筋力之人者。宜講盡地力。其國多上等智術之人者。宜講觀時變。今吾中國欲持觀時變之學。以與西人爭。未必能勝之。若講盡地力。則未知鹿死誰手也。中國數千年未闢之地。利蘊積以俟今日。而地球五洲荒莽之區。尚居其半。他日亞洲非洲南美洲。非藉我四萬萬人之力。終莫得而闢也。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啟超謹案西人富國之學。列為專門。舉國通人才士。相與講肄之。中國則遂古以

來。言學派者。未有及此也。觀計然白圭之所云。知吾中國先秦以前。實有此學。白圭之言。其鄭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義妙道。必極多。苟承其學而推衍之。未必遜於西人。而惜乎其中絕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經學堂中朝研夕摩。千印萬證而來。而我以學書不成之人。持籌而與之遇。無惑乎未交綏而已。三北也。

啟超又案務觀時變者。據亂以至升平世之事也。若太平世。必無是。何以故。所謂時變者。生於市價之不一。市價之不一。生於不平不齊。不平不齊。生於商之不相通。或道路阻於轉運。或關稅互生區別。是以或彼物壅於此。而置於彼。或彼物壅於彼。而置於此。故雖一二日之間。數十家之市。而變態之起。已無量數。積以多時。參以各地。其倏忽幻異。波瀾雲詭。益不可思議。昧者弗察其故。當變之忽來。而訝之。及變之既去。而忘之。以故累失算。而恆見制於人。是之謂拙商。有工心計者。出求其所以然。究其所終極。合前後情形以察之。統各地異同以較之。行之以鉤距之法。用之以羅織之術。參伍錯綜。觀之既熟。而得其比例之定率。乃用其中數以權之。以消息之。故所發無不中。而羣商皆受制焉。是之謂巧商。商學之精義。至是備矣。然其所得者。皆羣商之財也。不啻欺羣商之闇弱。而診其臂以攬奪之也。無以異於豪強兼并之爲也。且彼所幸者。亦由地球之上。智人少而愚人多。故術得

行耳。若太平之世，教學大明，天下一切衆生，智慧平等，將彼所謂時變者，皆如日食彗見，盡人知其所由來，與其一定不易之式，而何所驚駭，而何所播弄，況乎太平之世，自有平貨齊物之道，而所謂隨時隨地，變態倏忽，波譎雲詭者，皆歸消滅也。故曰觀時變者，非太平之行也。今吾持此義以語今日據亂世之人，知必莫予信也。吾今試問有一國於此，其商互相攙奪，互相傾擠，而冥冥之中，壟斷其利於一人，或數人，彼其國之商務何如，則必曰是將窳敗衰落而不可理也。識時者必又曰，何不合全國之力，相聯屬相助，以與他國敵，而徒自糜爛其商務何爲也。夫吾究不知壟斷其利於一國，與壟斷其利於一人，有何殊異也。人與人相擠，而全國之商病，國與國相擠，而舉天下之商病，彼天下亦一大國也。妄生分別，自相蠹賊，故國與國之界限不破，則財政終莫得而理，天下終莫得而平也。孟子曰：有賤丈夫焉，以太平世之律治之，則白圭之流，其猶不免於此名，而彼之以商務稱雄於寰宇者，又賤丈夫之大者耳。雖然，若以治今日之中國，拯目前之塗炭，則白圭計然，眞救時之良哉。

未完

諭旨恭錄

六月十五日內閣鈔奉 上諭松林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一摺奉天府府尹松林著准其開缺回旗另片奏奉天驛巡道志彭孰悉地方情形可否施恩遷陞等語所奏殊屬冒昧著交部議處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陶模奏總兵呈請開缺修墓據情代奏一摺甘肅肅州鎮總兵田在田著准其開缺欽此○同日奉 上諭奉天府府尹著廷杰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何建威著調補甘肅肅州鎮總兵陝西河州鎮總兵員缺著劉璞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前據御史華輝奏參福建藩司黃毓恩驕貪不職各款當已諭令邊寶泉確查具奏茲據查明覆奏福建布政使黃毓恩在任辦公尚無貽誤惟馭下太寬於門丁倚勢招搖姿意婪索毫無鈐束實難辭咎黃毓恩著交部議處候補同知平元善工於牟利聲名甚劣著以府經歷縣丞降補前署福防同知唐雨時尚無出入藩署招搖之事惟業經另案降補著卽勒令回籍不准逗遛該部知道欽此○十九日奉 旨欽天監右監副員缺著郭世鍾補授分發安徽試用道鄭炳勛安徽補用知府許鼎霖陝西知府劉樹德河南知府于滄瀾直隸同知陳汝豫吉林同知容賢兩准監掣同知榮升南河同知何厚贊直隸補用直隸州知州壽勳湖北知州文化成福建通判賴輝煌廣西通判陳嵩禮廣東通判

孫如璋直隸通判胡長年浙江通判彭自強廣東通判王吉隆兩淮鹽運判德玉劉
藝四川知縣羅崇齡直隸知縣鄭沛溶江蘇知縣孫傳恩楊家驥安徽知縣張武相
陝西知縣楊廷輔浙江知縣張兆庸曾壽張光第林孝恂福建知縣張朝錫湖南知
縣申錫綬四川知縣文綦廣東知縣鍾元棟江蘇知縣張義河安徽知縣秦師瀛盧
忠麒鄧之望山東知縣謝通曾西屏河南知縣李龍書韓秉熙王頤安陝西知縣王
榮綬福建知縣趙雲崧四川知縣汪承第夏聯元廣西知縣熊紹祖許良金陝西知
縣王朝幹四川知縣李英廣東知縣段鴻文兩淮鹽大使陸恒謙張仁芬兩淮批驗
所大使鮑誠俱照例發往欽此○同日奉 旨丁之斌稽察祿米蔣式芬稽察南新
倉慶祥稽察舊太倉富通阿稽察海運倉王綽稽察北新倉秀林稽察富新倉國秀
稽察興平倉馮錫仁稽察太平倉李念茲稽察本裕倉吳光奎稽察儲濟倉宋伯魯
稽察中倉麟趾稽察西倉桂年稽察豐益倉覺羅達椿稽察內倉欽此○二十日內
閣鈔奉 上諭給事中龐鴻書奏江浙等省徵收地丁條銀折價與市價懸殊請飭
酌減一摺著戶部議奏欽此○同日奉 硃筆隆恩補授太常寺少卿欽此○二十
二日奉 硃筆江南正考官著劉恩溥去副考官著朱錫恩去欽此○同日奉 硃
筆陝西正考官著栢錦林去副考官著劉學謙去欽此○二十二日內閣鈔奉 旨

廕生善崇著以七品筆帖式用俊琮著以旗員用截取大理寺寺丞武承志內閣中
書盧銘勳宜成俱照例用保送直隸州理藩院主事恩惠刑部主事瑞啟俱交部記
名以直隸州知州用年滿熱河辦事司員刑部員外郎宋思允著以本部郎中用京
察調部起居注主事多齡大理寺寺丞陳毓熊太常寺寺丞志驥桐壽光祿寺署正
志瑞具准其調部明保浙江候補道潘學祖著交軍機處存記明保分省試用知府
伍元芝著交軍機處存記保舉江蘇補用知縣成希縉浙江候補知縣邢延慶俱照
例用開復前江蘇補用道韓慶雲著准其開復原官照例用前安徽當塗知縣葉大
炬著准其開復原官仍發原省照例用捐復前直隸密雲縣知縣殷謙著准其捐復
原官照例用前福建補用鹽大使孫星華著准其捐復原官仍發原省照例用吏部
郎中員缺著譜達補授所遺員外郎員缺著恩昌補授遞遺主事員缺著銓昶補授
盛京兵部本處主事員缺著喜亭補授擬補察哈爾都統衙門筆帖式福呢雅杭阿
著准其補授奏留吏部繕本筆帖式毓澤泉海俱准其留部欽此○二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徐道焜奏江西水災賑濟宜速一摺本年春夏之交江西地方雨水過多
江湖並漲以致各州縣田廬被淹災區甚廣飢民衆多覽奏殊堪憫惻著德壽迅速
查明妥籌賑濟毋任失所欽此○同日奉 上諭依楞額特參貪劣不職各員請旨

懲辦等語涼州右翼協領得敦管理糧臺十有餘所報銷不實不盡經依榜額查出歷年平餘公費擬作為練兵津貼該員竟敢串通驍騎校裕楨捏詞誣控實屬貪狡性成肆行無忌花翎記名副都統涼州左翼協領得敦著拔去花翎革職永不敘用發往軍臺効力贖罪驍騎校裕楨串通榮秀朋比誤公著一併革職文舉人恩元行為奸險遇事生風著革去舉人以示懲儆該衙知道欽此○二十五日奉 上諭福建布政使著季邦楨補授袁世凱著補授直隸按察使欽此○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鄭思贊奏兩廣總督譚鍾麟任用私人列款糾參當諭令許振禕確查具奏茲據查明覆奏所有辦理閩姓之候補知府方功惠收受賭規之廣州協副將鳳鳴統帶楚勇不安本分之都司張鍾早經譚鍾麟分別參辦撤退是該督並無受人欺朦尚屬可信惟方功惠等三員聲名甚劣各有應得之咎著卽行革職從九品譚矩得受陋規雖經繳出仍著一併革職該督之子江西候補知府譚寶篆既經查明並未干預公事卽著毋庸置議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七日內閣鈔奉 上諭浙江溫處道員缺著陳允頤補授欽此○七月初三日內閣鈔奉 上諭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守正不阿忠清亮直由翰林荷先朝特達之知入值上書房同治元年欽奉懿旨宏德殿授讀 穆宗毅皇帝恩禮優加薦擢卿貳簡授

軍機大臣朕御極後晉昇綸扉先後三十餘年辦理一切事宜學畫精詳殫心竭力前因患病迭次賞假諭令安心調理方冀醫治就痊長資倚畀遽聞溘逝悼惜良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員勒載漣帶領侍衛寸員卽日前往奠醊加恩予諡文正晉贈太子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伊子刑部員外郎李焜瀛一品廕生李煜瀛均著賞給郎中伊孫李宗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篤念蓋臣至意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巡視西城御史恩順等奏奸商蠹吏勾結把持請飭明定章程以息糾訟一摺據稱六吉官牙行經紀張良塘呈控星記客商勾串糧廳書吏馮丙塋一案提集研訊抗不遵斷等語著順天府切實查訊明定章程辦理欽此○初四日奉 上諭榮頤奏病難速痊請開去差使停俸一摺榮頤著准其開去委散秩大臣差使加恩賞給半俸欽此○初四日內閣鈔奉 上諭朕欽奉慈薦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秉性忠誠自贊襄樞務以來深資倚畀去年患病後尚力疾從公本年春間因腿疾增劇迭次請假調理深宮時殷塵系特派御醫診視賞給藥餌並派員前往看視方冀就痊長承恩眷遽聞溘逝軫惜殊深著派郡王銜貝勒載滂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賜奠用示篤念耆臣至意欽此

總署議覆張侍御仲忻奏臺灣土貨進口照洋貨抽稅摺 附總稅務司赫德清單
 奏為遵 旨議奏仰祈 聖鑒事竊准軍機處鈔交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御
 史張仲忻奏臺灣土貨請照洋貨收稅一片本日奉 諭旨該衙門查覈具奏欽此
 欽遵鈔出到 臣衙門查原片內稱臺灣既歸日本其有該處所產各物自應比照洋
 貨收稅不得仍前辦理擬請 飭下總署轉飭稅務司改照外洋進口稅章抽收以
 裕餉源等語 臣等遵即札飭總稅務司妥籌申復嗣據呈稱馬關定約以後情事改
 變臺灣一處應作為外國看待開具洋貨土貨進出口徵稅辦法四款並聲稱此項
 臺貨入內地時領有入內地之稅單釐卡委員以其貨與土貨相似不肯遵照稅單
 放行應飭各釐局免徵放行等因 臣等查臺灣既非內地該處進出口貨物非改照
 通商各口稅章辦理不足以昭畫一該御史所陳不為無見既據總稅務司申復各
 款覈與通商各口稅章辦法相同自應查照辦理至該總稅務司所稱臺貨與土貨
 相似凡領有入內地之稅單應飭各釐局照章免征一節核與領單之洋貨入內地
 不再重征之章相符亦應准如所請以免轉轄而杜口實如蒙 俞允應俟奉 旨
 後由 臣衙門咨行南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州將軍兩廣總督並札行各海關道總
 稅務司一體遵照辦理謹將總稅務司所擬辦法四款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所有

遵議臺灣土貨進口征稅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二十
 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具奏本日奉 硃批依議欽此

謹將總稅務司赫德所擬臺灣土貨進口征稅辦法四條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
 一凡臺灣之土貨自今以後應作為洋貨看待於運進中國口岸時征收進口正
 稅若運入內地或按中國辦法逢關納稅遇卡抽釐或在新關完納子口半稅請
 領入內地之稅單運赴單內載明之處概免各項稅捐悉聽貨主自便若復運通
 商他口應給免稅執照若復運外國應給存票

一凡中國之土貨運往臺灣於出口時應完納出口正稅不給何項單據如該貨
 自臺灣運回中國他口則視為洋貨應完進口正稅後與他洋貨辦法無異
 一凡洋貨已在中國完納稅餉者若限內運往臺灣應給存票
 一凡船隻已在中國完納船鈔領有四個月為期之專照如駛赴臺灣所領專照
 無礙行用

中英續議緬甸商務條約附款按光緒十二年中國與英使定約於北京嗣因緬甸
 中國將江洪界內之地讓與法人英人噴有煩言復於二十三年正月
 與中國訂立附款專條今將附款先行印出而將二十年之約附於後
 大清國 大英國 國家為續議附款事今因英國不再索問中國於光緒二十一

年五月二十八日與法國訂立條約所讓江洪界內之地致與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與英國訂立之中緬條約相違彼此和商於原訂條約內或增或改擬立附款如左。

第一條 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至瓦崙山尖即高良由此即至薩伯坪自薩伯坪起其綫順分水山向西而行稍向南過式脫崙坪到納門格坪其綫由此分西衣岡木薩兩處而畫直至大巴江然須俟就近查考後再定自大巴江至南太白江自南太白江至巴克乃江自此順巴克乃江到該江源頭大郎坪相近處由此順大郎坪嶺至畚辣希岡自畚辣希岡綫順西南而行至列塞江順列塞江至穆雷江分克同村及列塞村於兩處綫自中畫自此順穆雷江至該江與既陽江相會處再順既陽江至愛路坪順南奔江即虹至太平江。

第二條 自太平江及南奔江相會處此綫順太平江到瓦蘭嶺相近處由此順瓦蘭嶺及瓦蘭江至南碗河順南碗河至該河與瑞麗江即龍相會處南碗江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瀕南莫江之支河及蠻秀嶺之壘周尖高山從此尖高山遵嶺東北至瑞麗江此段地英國認為中國之地惟是地乃中國永租與英國管轄其地之權咸歸英國中國不用過問其每年租價若干嗣後再議。

第三條 自南碗河瑞麗江相會處綫順今之新威部落北界至薩爾溫江即潞將瑞麗江合流之處及萬定孟戈孟曼等處將及全地劃歸中國自瑞麗江於南算相近轉北之處即瑞麗江與南陽江相會處綫順南陽江上行至該江源頭孟哥山約在北緯二十四度七分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自此順叢樹山嶺至路江與南邁江相會處由此順路江上行直到科干西北界順接科干東界直抵工隆界上將工隆全地劃歸英國由此循英國所屬之瑣麥與中國所屬之孟定分界處之江而行仍隨此兩地土人所熟識之界綫至界綫離此江登山處以薩爾溫江及湄江即瀾之支江水分流處界綫約自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二度將耿馬猛董猛角歸中國在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綫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循山嶺向南而行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經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以鎮邊廳地方歸中國然後其綫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即順南卡江而行約過緯度十分之路以孟連歸中國孟倫歸英國然後循孟連與康東之界綫此

界綫亦皆土人所熟悉。由南卡江分開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即離開南卡江向東畧南。循山脊而行。至南壘江。約在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北京西經十六度三十分。由此循康東及江洪之界綫。此界綫大半係順南壘江而行。惟除屬江洪一小帶之地。係在南壘江之西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稍南界綫。行至江場邊界後。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北京西經十六度十八分。即循江場與江洪之界綫而至湄江。

第四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五條 今彼此言明。日後中國未經先與英國議定。不能將現在仍歸中國在湄江左岸之江洪土地。以及孟連。與所有在湄江右岸之江洪土地。或全地。或片土。讓與他國。

第六條 今彼此議定。將原約第六條擬改如左。現在所定邊界各綫。應由兩國所派勘界官。比較劃定。以免地方官民爭論。如查得無論何處有未甚妥協者。應行更正。兩國勘界官。應於此附款畫押後。十二箇月之內。在兩國屆時所定之地相會。勘界官自首次相會之日起。應限定不出三年之外。將兩國界綫。一律勘定。如確守附款所定界綫。必有騎綫之鄉村部落地段。勘界官員。可量為遷改互易。倘勘界官有

不能商妥之處。應速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

第七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八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九條 凡貨由緬甸入中國。或由中國赴緬甸過邊界之處。按照原約。准其由蠻允蓋西兩路行走。茲彼此言定。如將來兩國勘界官員。查明另闢他路。與貿易遷有益。所有查明之路。皆准照原約所載。一律開通行走。

第十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一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二條 一英國欲令兩國邊界商務興旺。並使雲南及約內中國新得各地之礦務。一律興旺。答允中國運貨及運礦產之船隻。由中國來。或往中國去。任意在厄勒瓦諦江即大金行。走。英國待中國之船。如稅鈔及一切事例。均與待英國船一律。中國答允將來審量在雲南修建鐵路。與貿易有無裨益。如果修建。即允與緬甸鐵路相接。

第十三條 按照原約中國可派領事官一員。駐緬甸仰光。英國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蠻允。中國領事官在緬甸。英國領事官在中國。彼此各享權利。應與相待最

優之國領事官所享權利相同。如將來中緬商務興旺，兩國尚須添設領事官，應由兩國互相商准派設。其領事官駐劄滇緬之地，須視貿易為定。今言明准將駐劄蠻允之領事官改駐或騰越或順甯府。一任英國之便，擇定一處，並准在思茅設立英國領事官駐劄。所有英國人民及英國所保護之人民，准在以上各處居住貿易。與在中國通商各口無異。英國領事官在以上各處駐劄，與中國官員會晤文移及往來酬應，亦與通商各口領事官無異。

第十四條 原約內載華民欲赴緬甸，可向華官請英國駐劄蠻允之領事官給發護照云云。今既言明將駐劄蠻允之領事官改駐或騰越或順甯，自應將此條內駐劄蠻允之領事官字樣改為駐劄或騰越或順甯領事官。

第十五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六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七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八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九條 原約後加增 通商章程如未能議妥如何修改，則仍應遵守原約所載之章。

專條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經總理衙門照會 大英署理欽差大臣，以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本衙門具奏西江口岸通商一摺，奉 旨知道了。欽此。相應恭錄 諭旨照會查照等因。今彼此言明將廣西梧州府、廣東三水縣城、江根墟、開為通商口岸，作為領事官駐劄處所。輪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廣州至三水梧州，往來由海關各酌定一路。先期示知，並將江門、甘竹、灘壁、慶府及德慶州城外四處，同日開為停泊上下客商貨物之口。按照長江停泊口岸章程一律辦理。

現在議定以上所定中緬條約附款及專條各節，應於畫押後四箇月之內，開辦施行。其 批准文據，應在中國京城，速行互換。為此兩國大臣將此附款專條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此附款專條在中國京城繕立漢文三分，英文三分，共六分。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 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二月 日

皖撫鄧飭支應局購時務報發各州縣書院札

為札飭事。照得方今天下各國通商，變故相尋，事機多棘，求經世救時之具，以通知

中外情勢為先。論集思廣益之方。以多閱各處報章為急。泰西報館林立。凡政教兵農工商諸大端。莫不據實臚陳。風行遠近。用能開拓神志。爭雄長而競致富強。證之太師觀風。輜軒采俗。亦猶行古之道也。中國各省商埠。日報踵興。或者病其繁蕪。訾其踏駁。間有可取之論說。外國之新聞。而於政要無關。不足輕重。現中國關心時勢之人。於上海創立時務報。商務報。修辭有要。陳義甚高。並從各國報中。譯登一切新事。慎選博紀。皆關中外機宜。足以濬發靈明。考鏡得失。聞江蘇學院龍。因淮南善書院肄業各生所請。已檄飭蘇屬各府州縣書院。購置前項報章備閱。以開風氣。並聞浙江湖北兩省。亦皆照行。安省各屬書院。尤以育才為亟。稽古兼貴。通今識時。乃堪稱後。倘為方隅所囿。故步猶封。無見無聞。遠莫能致。何由激厲志氣。式擴知能。所有前項時務報。商務報。應由該局照大州縣各四分。小州縣各二分。按月在滬統購。陸續寄皖。即由局隨時郵發各州縣。飭令交城鄉各書院存儲。毋得散失。俾肄業士子。次第傳觀。用廣見聞。勤加探討。藉可知當時之務。而立儲才備用之基。該報價值。並寄費。郵封等項。為數無多。令該州縣按季繳局歸款。倘能將該報第一冊起。以迄目前業經送過各冊。設法補齊。併發備觀。以成完壁。尤為美善。合行札飭。札到該局。即便遵照墊款計數。照購通發。並轉飭各該州縣一體遵辦。具報查考。特札。

英文報譯

美報論日工

歸安孫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七月廿八日

美國舊金山報。名布勒丁者。謂凡哥佛埠來信。日本工人有聚眾來美。與美工爭利之說。蓋因美國新定稅則。重征日貨。日本廠家。擬遣工人至美。用日本材料。就地製造。以與美工角勝。材料既賤。工價又低。以視美國各物騰貴。工價尤昂。相去不啻倍蓰。日人獲利。可操左券矣。

數年前。議院定例。禁止華工入美。非我有所獨憎於華人也。良以華工價賤。不禁則美工將盡為所奪。夫美工價百而華工價十。則無有不喜用華工者。故欲保美工。惟有禁止華工。使已在美國境內之華工漸稀。而工價亦貴。庶用人者無所取於華工。否則太平洋一帶工廠。勢必盡為華工所占。甚或變客為主。華人在此。開設工廠。而美人轉為所役。如香港英人之受役於華人。綢繆未雨。其可忽歟。

日人講求維新。固勝於華人。然其來美。與我美工爭利。則與華工之有害於我無異。蓋其工價之廉。與華工不相上下。倘准其源源而來。勢將壞我工政。現在新訂稅則。祇可杜其貨物不來。而不能禁止其工人入境。欲禁止其工。非特頒新例不可。日本幅員。廣十六萬二千六百五十五英里。人民有四十一兆八十一萬零二百零

二日之衆開立福尼亞其海口即舊金山一省亦有十五萬八千三百六十英里而人民僅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七十九口地視日本一國畧小而人則祇有日本三十五分中之一夫日本見我開立福尼亞地曠人稀而氣候又與之相彷彿故欲移居其民以相挹注我能諒之然應與我妥商辦法不應見我所定稅則爲彼所不喜而遂欲遣賤工來美爭奪我利巧避我稅日人此舉倘謂我肯聽其所爲則誤矣

英報煞透待而立非吳論日美齟齬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八月初九日

美國欲收屬檀香山而日本不服恐東方有事卽在目前有自以爲識時務者數人謂日本苟以此事而與美國爭猶以卵投石自取禍敗耳然溯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役若輩亦以爲不出四旬法兵將盡入德京前歲中日之戰又謂日人不自量力勞師襲遠中國麾而去之易如反掌而抑知有大謬不然者使當日者誠如其言則今日之論不能不爲日本危焉日本三島生齒日繁地小不足以自容是以日汲汲焉以得地爲先務曩者欲於中國東三省闢地以徙居其民俄人出而阻之唾手而得復唾手而失無已而至太平洋求一地以處其民以免其國有人滿之患詎甫載移民兩船至檀香山而檀香山政府有不更事之美國人在禁令登岸日本於此進退維谷不得不挺而走險爭以死力而美國之收屬檀香山又已布告於眾

天下共知勢成騎虎兩不相下竊恐事必決裂況目下檀香山未屬美國美國之禁日人已如此一旦入其版圖則將禁日人如舊金山一帶之禁華人更不能越雷池一步日人其能默爾而息乎日本不能默爾而息則其軍艦二艘之泊檀香山者必整備派兵登岸保護其民設或占踞其地不復撤退美國豈肯甘心受之勢不得不興師動衆以與相角然太平洋之水師美不如日兵端一啟勝負未可知縱使美國盡力以爭或加以俄人之助驅日兵出檀香山境而糜餉不知凡幾矣爲美國計亦未爲得也且美之爲國向以不貪土地爲宗旨前總統華盛頓及孟綠立法皆以得人土地爲戒今若以得檀香山爲利是廢美國之良法而違前總統之美意其失孰甚而況此風既開自茲以往不免黷武窮兵專以奪人土地爲事尤爲可慮蓋美國倘果如是荷蘭西班牙諸國姑不具論而英法德俄日本各爭雄長之國能無側目而視競謀所以制之乎恐如百年前拿破侖起兵連禍結復見於今日而太平洋自是將無太平之日矣噫

比國公斷

譯橫濱日日西報西七月廿六日

日本移民至檀香山爲該島政府所拒日本已議定請比利時國君公斷日本之意蓋有三事欲比君斷定焉一檀香山島不准日本移民登岸顯係違背條約一日本

移民稽留在船所費不小。該款欲責令檀香山政府賠償日本。一此後檀香山政府不得再禁日本移民登岸。

日日日斯巴尼亞 交際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 初二日

倫敦配而買而報接駐在日斯巴尼亞京城馬得力訪事人來函云。日本有樓川宮親王已抵馬得力。親王此來所以致日皇贈日斯巴尼亞君主之菊花寶星也。親王與伊藤侯同至。日斯巴尼亞攝政君后與政府諸大僚待二人以殊禮。二人所經之處沿途皆列隊以示敬。宮中特設盛筵以享二人。舟之泊於港內者皆懸旗結綵輝煌奪目。日斯巴尼亞外部大臣太梯平恩公爵謂親王及伊侯之來。不過友邦聘問之常。而美國則注目而視。疑竇甚深。以日斯巴尼亞為古巴事。日本為檀香山事。皆有怨於美國。故恐兩國聯盟以敵之也。

日本近事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 初九日

倫敦待來紐吳司報訪事人自橫濱致書該報云。我君主踐祚後六十年慶典。日皇特命有樓川宮親王及伊藤侯赴英祝賀皇華之選。初無伊侯及軺車臨發。伊侯始奉簡命。其所以必欲命伊侯副之者。蓋俄在漢城詭計陰謀。用心叵測。日本深謀遠慮。欲結好於英也。有樓川宮親王英年而邃於學術。夙在法國遊學。舉止吐屬。饒有

法都人士之風。加以日人生而和藹。無不嫺禮。故親王之謙抑。殆無其比。論支派親王僅居太子之次。倘太子不卽位。卽應輪至親王。日皇之特命親王赴英。其示敬英國。為何如哉。窺其用心。卽不聯盟。亦欲英國心領神會。知其意之所在。夫日本之所以引英國為腹心者。一以日英改訂條約。英國體恤入微。一以俄法德指阻日本占踞遼東。英守局外之義也。蓋有由來矣。

伊侯奉命已遲。故不及與親王同船。人謂伊侯此行。簡書在篋。必有重大國事。與英政府商。初非偶然。夫伊侯本日本一代偉人。英必盡禮以待之。而蒙則謂伊侯所重在所商國事之成否。禮之隆替。不足以介其意也。所商之事。大約不外乎山縣侯前使

英所已商者。英日兩國應如何應付俄國。蓋俄人在中國高麗。刻意經營。近來復使憇高政府。用俄國武員訓練高兵。擬用一百六十員之多。是則名為高軍。而實則俄軍也。非顯背俄日在莫斯科所訂專約之本旨乎。專約中雖無不准派員訓練高兵一款。祇言非互相允准。彼此不能派兵至高。而派員練兵。則派兵已寓於其中矣。故日本斥其背約。而力持其後也。先是日本政府令其師船一隊。至中國海巡察。然後至香港下碇。同祝英君主慶典。適俄有此舉。而遂盡留其船於本國海面。俄船之在日本者。亦皆駛往海參崴聽令。揣俄國之意。似欲乘日本新造兩巨艦未到之前。先

發制人。蓋新艦一到，則恐勢均力敵，不知鹿死誰手矣。現聞俄員之數已減至七人，而日本仍相持不下。東京人心甚為洶洶云。

中日軍務之後，日本政府擴充水師陸軍，經費甚形支絀，即竭澤而漁，而所入猶遠不足以敷出。雖有中國賠款，亦無濟於事也。今年政府核計需銀六十兆圓，一俟改用金幣之例頒行，即擬向歐洲告貸。在本國斷難籌此鉅款，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國家擬在本國借銀一百兆圓，作為行軍之費，而國家銀行雖竭力設法，亦祇借到銀十五兆圓。日本之所以改行金幣，良以向各國借用金幣，即可以金幣歸趙，免得以銀價合金價之周折。然而日本財力綿薄，君民上下，同出一轍，不第國家經費支絀，即如郵船會社，創興自日本至歐美二洲輪舟，始以為必可獲利，繼而折閱甚鉅，該會社呈請國家撥日銀四百萬圓，以津貼其所虧之款。日本議院蓋未之許也。目下社中股友紛議改章，然該社創興此事，本出自各股友之意，今乃歸咎於辦理社事之人，殊非平允之道。因近來各國公司林立，非洞悉此中利弊，斷難獲利。今該社初次派船至歐美，事屬創舉，實不足語此也。

日本雇用高麗工人，開取鑛煤，因高麗工價廉於日本也。向者日本工人，每日祇需日銀三角三分，今則增至八角。良由日用之費，今倍於昔，故工價因之騰貴也。每米一石，向值銀五圓左右，今則漲至十圓左右。其餘蓋可知矣。我英人向言日工價廉，由今觀之，斯言竟成古語矣。

日本鐵路

譯富國報 西七月
初三日

駐劄日本英領事，具報外部云：自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日本國家鐵路，無甚增進。惟自五百八十英里，增至五百九十三英里，有零耳。然前政府諸公在位時，有鐵路三十四英里，已開工築造矣。商家鐵路，自一千五百三十八英里，增至一千六百九十七英里，另有新路九百八十四英里，已經安設，而火車目下尚未開行。此九百八十四英里中，有四百七十英里工程完備，可列入增進之數。此外又有四百七十六英里商路，已經國家批准添造。其國家鐵路，於西一千八百九十七、八兩年預算，可得利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鎊。商家鐵路，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底，計有資本一千三百六十九萬三千五百鎊，足以造鐵路二千九百三十一英里。稍零鐵路價值，從前每英里三千五百鎊，今則估需三千七百鎊。其故蓋由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工價騰貴，百分而加三十分矣。各國廠家，與英廠爭攬此事，而美國之火車與鋼軌，尤為英貨之勁敵。今日本已向美廠定製火車，大約英國廠家，因難於如期交貨，故讓歸美廠也。汽機在東京製造，該料則購自英國云。

日本煤礦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 初五日

日本固饒於煤然亦有窮盡之時有聲望素著之地學家謂五十年內日本礦煤當盡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以來政府每年必派人至各處勘驗煤脈獲益不淺蓋農商務省設有專司派專門名家至各處考察地質也所考察者不僅煤耳如鐵如硫如銅如錳及各種礦質無不一詳考查日本產煤之區共有二千四百五十處合而計之有三百七十四兆九千萬九千三百八十坪日本量地以坪每然其中藏煤一坪合六方英尺多少則不可得而知矣地學家擬詳加攷訂期以五年每年經費約需銀二萬圓而農商務大臣及大藏大臣皆輕視之不甚措意故事未果行現大隈伯知此事關係非淺已准其請商諸大藏大臣請撥銀十萬圓以為五年經費聞大藏大臣已允所請矣

日皇諭臺灣總督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 初五日

日本臺灣總督入覲於日皇皇諭之曰臺灣各島新入我日本版圖臺民已在我日本轄治之下人情喜常而惡變臺民新附其心必異汝宜緩之以德結之以恩毋違其俗毋逆其意郡縣官吏汝其嚴飭之毋使不職以為臺民害朕今戒汝汝其誌之毋忘夫臨民有道先難後易朕今戒汝卸治之基蓋在於是欽哉毋忽

論東方鑛務

譯公論報 西七月 初二日

東方鑛產宏富西人士之著書立說以道其詳者蓋不知其尺幾矣惟高麗一隅勢如亂絲兵戈之禍由斯而起故眾皆棄置不道前議院議員克生君及拿門君曾游歷其國研求彼國情事纖悉靡遺而我英人之不知高麗底蘊者猶十居八九近雖障翳漸開而尚未能瞭然於胸中也漢城紛亂擾攘高麗通國可由此類推惟絮長較短則漢城猶其稍愈者耳雖然高麗固不足道而其鑛產之富則眾口一詞無復疑義高麗窮鄉僻壤中之寺院必有巨鐘其格式雖模倣中國而皆用本國所產之五金自製高人不明鑛學而多金若此是富於鑛產之明證也西人之意皆謂振興高麗工業之時已至所可惜者高人委靡成性不自振作故非有他國為之代理商務并教導其民以取天地自然之利則高麗總無興起之望也夫急則思變人之常情今日之高麗亦甚岌岌矣俄日兩國左窺而右伺之以一小介於兩大之間危險之象並生迭起欲警惕高人使之翻然改變其在斯時乎且也俄法兩國視高麗如鼎中物皆將乘機藉勢得染指以為快既得染指則將一攫而盡之矣日本則專心一志以求固其聲威而保其商務於高麗日人喪師糜餉厥數甚鉅蓋為此耳夫當今日日本雄長東方高麗實在其肘下高人於此當凜然知所懼也日本有一水師官

慷慨自盡以驚動其國人使之慎備俄國毋任恣逞東京人心大率以備俄為要著
特該水師官能以一死為當頭棒喝耳由是以觀日人嫉妬西國進步於其所爭之
地於此可以見矣巴黎報曾言法國備有資本欲開鑛於隱晦之國指高麗而收其利
待此甚切時至則動日人見之忌可知也俄人則出其長技以圖逐其大欲機器師
鑛師之佼佼者已奉派探尋鑛苗可採則採啟工之期當不甚遠矣俄人經之營之
有加無已日人於此必又大恨日人所尤痛心疾首者則凡可以獲利之事考證已
明而竟為俄人所攘也然而日人之於高麗雖為俄人所迫逐而日本本國不乏產
金之區即云所產不旺而工價賤則成本輕仍可以獲利且日人從事西學其所設
鑛務學堂頗著成效故辦理鑛務游刃有餘歐洲各國工價之昂遠過於日本設以
日工所得之數與英工相比則肥瘠厚薄不可同日而語矣日本鑛產大都由國家
開採而亦有由民間開採者今各鑛之未開者尚多民間苟呈請於國家必蒙允准
日本自中日軍務以來整頓國事不遺餘力鑛務之興可操左券也法國有某報曾
言日人辦理鑛務擬招英人入股後留心訪察並無其事然近來英日兩國商務有
水乳交融之象且英國不乏多財之人以英國之所羨補日本之所不足而英人亦
可沾潤於其間一舉而兩善備何英人之不為也

暹王游歷續紀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
初九日

西七月初三日暹王自華薩地至丕透好夫該處接待暹王甚形煊赫方王之過克
拉司挪西羅也御車緩緩向不透好夫而行俄兵之避暑於夏營者移駐鐵路旁以
迎暹王既抵不透好夫火車站高懸俄暹兩國國徽自車站以至於皇宮考茲克待
衛騎兵夾道排列以示敬俄皇及諸上公外部大臣謀拉維藹夫伯爵傳遞大臣禮
而考夫親王皆戎服與暹王相見於火車站旁俄皇與暹王互相抱持行接吻禮旋
皇與王偕乘馬車而去司滑司梯暨乞拉二親王亦乘車從之車前後皆有考茲克
騎兵護衛

初四日暹王謁俄皇眷屬俄皇及其廷臣宴暹王於丕透好夫宮席間皇操英語宣
言曰大王惠臨敝地余心甚喜余至貴國時蒙大王殷殷垂愛今天假之緣得再覲
一面以致謝曷勝欣幸大王友愛之誼當永矢勿忘余今飲此酒願大王多福暹王即
操英語答之曰余得來上國以致敬於皇幸何如之皇之駐蹕於敝國也忽忽若前
日事敝國民庶追念皇臨幸之日至今猶鼓舞歡欣謂皇德隆威盛乃我國誠信相
孚緩急可恃之友也皇之所以待余者至優極渥銘感五中余今飲此酒願皇萬歲
是日暹王啟行赴木斯科俄皇與諸上公伴送至火車站

初五日午正暹王行抵聖彼得堡同行者某上公及司滑司梯乞拉二親王也水師提督哀乃二君府尹某君及聖彼得堡提督出迎暹王相見禮畢王與某上公暨出迎諸人至聖彼得聖池而二堡以暹王欲一瞻皇陵也既出王別諸人與某上公同至大彼得得故宮瞻仰遺迹後王在冬宮午餐未正王接見各國公使酉初王歸丕透好夫是晚至皇家戲園觀劇

初七日王抵莫斯科該處總督守奇曷司上公及文武各大僚皆來迎守奇曷司伴暹王至克蘭末林莫斯科故宮暹王下榻之處也是晚守奇曷司張盛筵以享暹王初八日特設跳舞會意暹王必為所挽留也

暹羅陸軍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十六日

或演說於羅馬武員公會曰暹羅兵制近已改效歐洲各國一旦有事則通國皆兵雖當安謐之日其規模法制不甚嚴肅而以一國之民為一國之兵則勢以聚而大力以併而厚與之相見於疆場之上殊不可以輕心掉之也暹羅步兵有四隊所用之鎗皆係英德兩國所製各營將弁皆歐洲人其中以丹麥意大利兩國人為多近時又購滿列乞鎗萬桿頒發各步隊步隊之外有防守馬軍一大支所乘之馬皆澳大利亞產其中有馬兵二隊工程兵三隊又有砲兵數隊侍衛兵四隊團練兵一隊

各隊共有兵萬人駐於暹京者居其半象隊為暹羅獨擅之長隊中有象八百頭雖形小於印度象而強有力則過之象之頭鼻等處皆用象皮遮護以避砲子夫暹羅與日本同處亞洲接踵而起可見亞洲人之聰明材力實有大過人者苟有志則無不成也

中國購船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十六日

德國哀而并地方希却船廠為中國造船數艘近有華員前往查驗并聞此外又定造師船數艘云

俄工師創論

譯北京天津西報西八月初七日

有一日本報言俄國某工程師創論倘能將西伯利亞及薩葛里恩島中間之海峽窄處堵塞則北冰洋之流可以截住而南來之暖浪可使海參崴終年不凍是說也倘能見諸施行或有成效亦未可知

擬招華工

譯倫敦中國報西八月十六日

札恩截巴及京巴皆阿非利加洲地兩處工作皆有人少之患故駐劄該處之總領事擬自他處招工前往工作渠謂凡曾到奧大利亞者無不知華工之有益於該處如開墾等事大半係華工之功且不特於地方有益也華工亦皆致富故雖須完稅方能進

口而去者踵相接也。此間水土不知華工能否相習。倘優給工食。或願來此。亦未可知。總之若能招致華工。則斷不致有人少之患矣。

瑞人挪勃而散財以興格致

譯美國格致報 西七月

格致之學。今日而可為極盛之世矣。其精美完備。籠罩一世。而範圍之自生民以來。史冊之所載。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夫教不論邪正。行不論善惡。及夫工藝兵商諸務。皆足以奔走天下。而為之表率。至比之今日格致之學。則瞠乎後矣。各教之功。固已樹之坊表。以彰施於後世。而其所以裨益天下者。實未臻夫極軌。而格致之學。則崛起於近五十年中。為各教之所未能為。格致之興。各教徒猜嫌特甚。視為教敵。今則時移歲易。已盡釋其疑忌之心。蓋格致者。所以明物理也。物理既明。而各教之宗旨。亦與之俱明。是格致所以翼教。非所以敵教也。然則格致之學。顧不當重乎。瑞人挪勃而君。創行新法家之巨擘也。有昌明格致之志。爰不惜鉅款。以求絕學。允矣哉。其有此舉也。挪勃而以美銀九百萬圓。為振興格致之用。而教化即寓乎其間。夫鼓勵之道。必有所藉。挪勃而此舉。不第以獎勵精深格致家。普天之下。皆將為所感動。奮發而不能自己矣。其收效為何如乎。挪勃而所貽之款。五分之一以求五種之學。有能於格物學中。得其至要極新之法者。贈之以五分之一。有能研究化學。精而益

精。以造於無上上等者。贈之以五分之一。有能精究醫藥。無毫髮遺憾。以療眾生病者。贈之以五分之一。有能語妙天下。為文章聖手者。贈之以五分之一。有能聯絡各國。相親如兄弟。且使之遣散兵士。以息干戈。設法舉董。以主和局者。亦贈之以五分之一。凡此五者。惟能者是與。邦國種類。俱所不問。其途亦可謂廣矣。該獎款須分年交付。每人每年可得洋六萬至八萬圓。原挪勃而所以出銀之意。則此款自的實可靠。且眾意亦深相倚信。謂必能按年分贈也。夫設獎勵學。前人有行之者矣。而挪勃而獎款之鉅。實出意料之外。故恐格致家視為子虛烏有之事。而不以為意。然使由官經理。首年即照數分給。則諸格致家之意。當為之一變。而挪勃而之志。必有以副之矣。憶回者講習之士。皆隱然有自詡之意。以為伊等之所講求。而有得者。乃天下之至寶。而人世之極榮也。若夫人生富厚之事。棄之如敝屣耳。因是而商與士判為兩途。士尚學業。商爭財利。道不同不相為謀。乃至於今日。而風氣為之一變。昔人一偏之見。與烟影同消滅矣。雖然。近今鉅富之輩。大都非學問中人。而儒士之因學致富者。亦仍不數數觀也。竊謂取受何常。惟求其當。格致家窮年矻矻。探隱索奇。而有入焉。分其餘潤以沾養之。則是格致家分內之所應有。受之而無愧者也。此後格致教化。將為所引入於圓滿之域。而不自覺。且也。經此一番提倡。而近人創興之事。將

益見信於天下矣。夫不耕何耨，如挪勃而之所為，蓋因有秋收之望而先之以春作也。噫，才與財二者不可得兼，故天下有格致家，不可無挪勃而其人，所可惜者，必遲至今日，而始有此舉也。

路透電音

日斯巴尼亞首相克諾弗斯，為一亂黨人所害於生太哥達地方，亂黨人用槍轟擊三次，首相於一點鐘內即死。○德皇已到俄京聖彼得堡，俄皇榮以俄國水師提督之銜。西國之君往往以提督等銜贈友國君主以示親信○英國議院於西十月二十三日，重集議事。○美國擬設一會，會議金銀並重之事，英國戶部大臣覆之云，此事關係緊要，須加斟酌，並須商諸印度政府。西八月初九日○土耳其政府，於撤退駐劄賽色利兵，及希臘應賠兵費兩事，重有所請，各國公使已請各政府之示矣。○土耳其報章，痛詆英國治印度之不公。西八月十一日○德皇與俄皇殷勤握別後，即登程回德，俄國報章於德皇之來，深為愜意，謂係和局之明證。○各國公告希臘政府，謂土耳其因無撤兵之費，故駐劄賽色利之兵，不能撤退，一俟收到希臘所賠兵費之第一期款，當即撤回，希臘答各國云，本國無款可籌，非貸諸外國不可，且非逕與買票之人商議不可。西八月十二日○亞米尼亞人自波斯國前往土耳其騷擾。西八月十三日

東文報譯

論德國外交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國民雜誌 西七月十一日

近時百年以來，歐洲列國之情形，於上半截則見其馬騰兵立，屢困憊於奔命矣。至於下半截，則不復見此武揚之壯觀，唯列國包藏雄心，譬猶錐在囊中，權謀術數，行於外交之上，於無事之日耳。德國崛起，稱雄於一時，其宰相有俾斯麥者，外司三國同盟之命，內養自強之根本，於是乎其國隆隆日盛，及俾斯麥掛冠而去，其外交亦為之一變矣。請先論俾斯麥之外交政策，而後及嗣後之外交可乎。夫德國之外交政策者，即俾斯麥之外交政策也。俾斯麥確立外交之政策，以為其國是在千八百七十年普法爭戰之後，是德國以此戰與其國家也。德國外交政策，其始本未出於一定，全賴俾斯麥奮奇策妙計，以經綸一時，請嘗舉其二三焉。千八百五十九年，有意大利之役，德人擬援奧而擊法，而俾斯麥不聽，乃反而用之，注意援法，是其用機變之一也。千八百六十六年，有六箇禮拜爭戰之起，法國頗有培本自強之意，俾斯麥阻礙之，使拿破崙三世不能進退自由，以洩其憤恨，是其用機變之二也。當訂結伯拉苦條約之時，法國頗干涉於其間，日須插入德國南部諸洲，自主外交之事，仍如往日之文，蓋法國意以為德國必不聽也，乃俾斯麥欣然甘諾，出於意料之外，於

是乎法國有得意之色焉。不知俾斯麥早已與南部諸洲訂結攻守同盟之約矣。是其用機變於外交之三也。俾斯麥外交之政策雖如此。然未有一定之標的也。蓋俾斯麥急於圖國家之統一。故未及確立外交政策一定之法也。及有德法之役。始有德國外交標的。斷斷乎行其外交政策矣。何謂其外交政策。曰。結俄而孤法是也。今夫德國立國於歐洲之中。而東隣於俄。俄之強。四方所畏懼也。又與法相爲隣境。法國亟於復讐之念。不可沮止。則與歐洲列國結親。爲最得計也。如再能與俄訂和親之約。則優於得英意奧等之奧援萬萬矣。於是德國交親於俄國。百年膠漆。二國相歡。如魚有水。而德國收利於其間矣。當德之逼奧。擬奪喝兒士大尹之時。俄不啻守局外中立之約。又沮礙拿破崙三世所執之干涉政策。以使德得其志。又當德法相爭之時。亦不啻守局外中立之約。又使奧守中立之約。又使希臘斥法國所贈之賄。是皆俄國所以爲德國謀也。德法戰罷之明年。俄皇亞歷山的二世與奧皇夫蘭是士約殺跌往訪德皇於德京柏林。此一會也。雖未公訂同盟之約。然三皇外交之政策。遂已出於一途。且定議云。俄奧二皇自非事關其國之利害休戚。則須援德國以防禦法。使法不得逞志復讐於德也。且俄國斯時亦漸有將興隆之勢。俾斯麥意謂一意結俄。可免憂危。既一定其政策。而後將見之於實際。當其初不過欲收效於模

稜之間。及時勢漸變。友邦亦日疏。乃知須亟結俄好。其時歐洲列國頗不慊於德國。即奧國進退亦任俄人所指使。英國亦有抑德揚法之意。意國人民亦不親德。如志士卡兒波兒地。極論宜援法國以鼓舞其國民矣。然俾斯麥不以介意。卒然而起。遂與俄結親。先是德國贊奧國排斥俄人住在洪葛利地方。俄人頗痛恨德國。俾斯麥本知之。故勸德皇往卡諾都沙而會見俄皇。以圖和親。且說云。英法有將和親之意。是非歐洲之福也。遂與訂結密約。而列國未知之也。即去年十月。始漏洩於世上者是也。俾斯麥既翻弄俄國於外交之上。以訂和親。於是乎將立制法之策。乃沮礙奧意法三國之和親。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德皇維廉第一復訪俄皇。於是俾斯麥說奧以利害。且言奧國本有所應得於伯林條約之利。乃訂結德奧條約。謂如俄國攻擊德或奧之時。必聯二國向之。其餘列國攻擊奧或德之時。則不被攻擊之一國。必守局外中立也。俾斯麥於一方則與俄訂和親。而又於一方則訂如此之約於奧。豈不極權變之人乎。蓋是時奧國之與俄。不相親善。故奧國好訂此種之約。本無足怪。然非俾斯麥洞悉其機微。則何能成其志。又何足以備俄而孤法乎。及得尼斯之事起。德國又引意國進德奧之盟。即三國同盟之事是也。三國既訂親。則俄久爲德國藥籠中物矣。法國孤立無援亦極矣。意者俾斯麥之政策。至此即完

矣乎。

德國民亦喜俾斯麥所行之外交政策。謂是德國之外交政策也。雖俾公罷官。其政策必依然不變。更也。及俾斯麥罷相。卡伯里稗襲其位。國民意中。亦謂舊令尹之政策。必為新令尹所繼紹也。豈意新相所行之政策。全異於俾公之舊哉。新相卡伯里稗。以疏俄親英為政策。而重視三國同盟。則不異於前相。不惟不異。且較前相尙有過之無不及之勢焉。奧國屢疑德所為。將不利於己。問其意向。卡伯里稗每對言明。晰不復有疑義。證以行事。奧亦知其無他矣。又與意奧及比利時等。訂結通商條約。頗重其交親。然其於俄也。則拒其擬接續俄德密約之事。是其志蓋謂三國同盟可重。而俄不足重可知耳。又於三地巴兒及維久蘭土之事。則訂結英德條約。頗讓於英。豈非其親英之證乎。要之新相卡伯里稗所行之政策。全異於俾公所嘗行。即謂之舉俾公三十年所經營。而附之於一水泡。亦無不可也。及卡伯里稗罷相。嗚呼。魯郝為相。而德國外交似復無標的。其初為相也。擬離間英法。起端於埃及之事。頗設計於其間。而法國總統亞諾刀敏於機。謂今日構端於英國。不惟非國之福。亦足以亂歐洲和局。於是德國所希冀之事。半多齟齬。而英法反增親矣。又以三地巴兒之事。與英確執異端。屢張虛勢。又見俄法有親。惴惴懼俄。急媚俄人。不復顧往日之仇讐。

於是俄法德三國聯盟。干涉東方之事。助虐而成虐。不復知有天下之公義矣。德人舉國側目。交譏其不能。誠以其擬親俄。而實不能親俄。法陰險其所為。名聲不揚。莫此為甚。然其人一意孤行。不顧一時之毀譽。邇來舉措日益非。令人杞憂更甚。以三地巴兒之事言之。則一逢英國之盛論強議。即挫廢沮喪。無復往日之志氣。其親俄之策。為法國所妨阻。奧意之親。亦漸疏。於是乎志氣索寞。不能自平。及革雷得事起。則張虛勢。示空威。欲以洩其不平之意。嗚呼。豈料嘗破法樹霸於歐洲之德國。其末路乃如是乎。

美國財政之困

譯國民報 西七月廿五日

美國商工業家等。漸有失望於新總統之色。蓋麥荆來氏即總統之位。既三閱月矣。然其平日議論之言。未見能行於行事。即如近時貿易有起色。由於穀價及棉價增長之故。未嘗由共政黨為制天下之故也。穀價及棉價有起色。則所輸出多。而所輸進之貨物少。於是乎金塊漸進。美國貿易之利。昭昭在目。政府本困於幣制之弊。幸為有貿易之起色。故一時見利而不見弊。然近時情形。則又一變。所議關稅法案。日久不決。外國貨物。亦多輸進於此際。且奧國政府。多購金塊於美國。而美國備金塊之數大減。於是乎商工業家等。稍有不安之色。懷憂念於政府所為。政府亦稍聞知。

商工業家等之實情大藏大臣奚地氏首唱云須確定歲入以明幣制總統亦頗贊助之蓋總統本不執金幣本位制之說而首持金銀兩本位說奚地氏尙未宣露自己之意唯云宜前十二月所開之議會選委員調查幣制更革之事以吾人觀美國財政之實情未嘗不驚美國政府所現行之危如踐薄冰也意其財政之弊必暴發於一時未知其所底止也

西班牙國外務大臣辭職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十六日

西五月二十一日西班牙國外務大臣的朱安公爵在元老院客房奉歐議員哥麥斯氏哥氏者自由黨人也遂辭官此日哥氏於元老院質問古巴叛匪之事於外務大臣既而各退該院客房暫休息疲勞忽又有議論起於兩人之間外務大臣云沙瓦達斯氏嘗責難於政府演說於議院於是美國元老院亦啣焉遂至有今日之事番度將軍在傍挾言曰國家今日之事未嘗不由政府優柔所致也哥氏亦云當於明日在議院細論可也外務大臣志憤不能自禁曰余亦欲共細論耳惟無益之忠告不能強人甘受也哥氏又云余亦云然外務大臣意結不解勃然大怒舉拳毆哥氏之頰哥氏有健兒在席卽還毆外務大臣以報之座衆紛起漸而始平自由黨人等激怒連袂而去外務大臣遂辭官外務大臣本以武官出身性質方正謹嚴哥氏有學識爲

西京大學教官頗以篤厚聞則兩人意氣之扞格必誤解言語有以至此也

美報傳日英同盟

譯日本新報 西七月廿八日

美國新報登西七月三日倫敦來電云日本伊藤侯爵於上月廿八日晤英相沙列士勃雷侯爵偶談及日英同盟之事沙侯欣然拍手徐曰今緩急未有事之前訂此盟亦似極無用矣然既拜昌言豈無所默契於心哉蓋兩人意謂彼此默契安知異時有事之日不卽變爲攻守同盟哉按此說未可驟信蓋此種流言之生多由懸擬誠以伊藤侯隨遣英公使之後而抵英京必有深意存於其間況英駐紮日本公使沙刀氏同時歸國會有朝鮮擬聘俄兵之事而日本據日俄專約沮止之當是之時英國於東洋政策亦一變其局不使俄國染指於朝鮮一埠於是歐人疑日英必有密約也及伊藤侯爵抵英時道路流傳果生出日英同盟之說前抑山縣侯爵嘗抵俄京則有日俄專約今伊藤侯抵英則出此流傳然則曩者李中堂歷游歐美諸國則其用意亦可知耳豈僅流連山水馳域外之觀哉

論擴充海陸軍備關係財政 續第三十六册 上期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廿五日

貴本漸有減色何謂乎曰近時物價漲貴亦可以見其一端焉卽以明治二十年物價約數比照二十七年物價約數漲貴二又六分卽十分之二一又以二十七年物

價比照昨年物價約數則又漲貴五又三分。即十分之五更比照於本年五月物價則漲貴六又一分。即十分之六故就中日肇豐以後總計二十七年之物價比照本年五月物價實漲貴三又五分。然則在戰事前十萬圓可辦之事在今日則須要十三萬餘圓。由是觀之雖同一資本不能同一功用也。且自中日一役以後各種事業興於一時需要資本殆遠出於往日未經戰時之上。則資本漸有減色而利益之率日益漲貴豈足怪哉。然則物價漲貴之理由何說也。曰由銀價賤落也。又銀幣有增亦居其一焉。今試算之。明治二十七年所用行國中之貨幣約一萬萬六千五百萬圓。至昨年則約有一萬萬九千萬圓。是增多約二千五百萬圓。其增多也或由人口繁殖而增多。或由外國貿易有進境而增多。意者物價漲貴之理蓋在此也。然則日本何故增貨幣如是之多也。曰軍費悉用貨幣。貨幣之出於國庫者多也。又為擴增軍備故取銀於倫敦銀行而來也。如無此二者則不惟不見貨幣之增多亦將見銀幣漸有減色也。何則自昨年以來貿易不得平等輸進之數超過輸出之數約五千萬餘圓。日幣出海外者其數漸多以理論之則須見銀幣漸有減色。然而於實際並不如是。其故何也。蓋日本所收中國債款取銀於倫敦皆由滙票來往。故應出海外之五千萬圓實未嘗出。仍復入諸國庫。而再散於民間中流以下之人多得

之也。惟其如此故上流資本家置之而物價亦漸漲。其病根皆歸於財政不得宜也。要之中日一役及戰後增擴軍備之二者並致財政之變者矣。

然則今日當務宜如何乎。將使軍備從節減則如國家之前路何。嗚呼難矣。雖然增擴海陸軍備有關於發達商工殖產之業最不可少。吾甯見財政之難於一時而必不可不隱忍持重以成素志也。譬有人焉家擁富貴而茅茨土階環堵之宮晏如也突一日驟增其富以為環堵之宮不足容膝茅茨土階不足觀美況又有盜賊四面窺探在在可慮於是崇高其門牆築造其倉廩以備盜警是主人之用意也。乃細君云薪水之費日極增多是非所以成家也。請且不造倉廩不崇門牆以守往日之舊不亦可乎。日本現情何以異是。雖然事雖未可預必。然細君所見豈能及主人之遠慮哉。為大局計則今日雖有利息之率漲貴股分賤落不必介意焉。可也。為政治家者須教民人豫知國家將來之大計而知所用心則區區之論亦可

以默而息矣。

余既論今日財政之弊謂弊之所出全在往年之戰費及增多軍備費矣。夫戰費所出為數固多若無有增多軍備之事則財務亦尚可如常。及戰後須增多軍備益形財政之難苟推移所極猶如今日之情則及四五年之後亦恐未能救財政之困也。

故爲今之計。先在芟除其病根耳。輸進外國貨本以濟一時之急。其策謬甚。及今不可不亟救此弊也。或云。苟非輸進外貨。恐未能增多軍備。果如子言。則軍備亦可緩乎。曰。非敢然也。以余觀之。宜斷行增稅之策。增稅有二源。曰地租。曰酒稅。此兩稅雖增多於今日。民人不以爲病也。果其行此。則不須借外貨。亦足以增多軍備。兼濟財政之難。庶幾財政情形可望其復常也。雖然。上增稅則恐市情猶未驟見起色。更須斟酌其宜。募外債以清內債。但使民人貲本現有增多。則各種事業亦必有起色無疑耳。今論者謂民人貲本有減色。但求增多貲本。而不復問擇何種貲本。譬猶病胃者兼及腦病。而唯加水於頭上。以冷禦之。遂不思病源本在胃也。庸有益於病者乎。余既言物價太漲。自既戰後至今日。實漲三割五分。抑有此漲貴。雖由貲本虧少及通幣增多之二理。然假令無有此二件。亦恐不免物價漲貴於今日也。何則。日本之物價。常以米價爲標準。以今年米價比之於明治二十年米價。則實漲貴十二割又三分。在諸物價中。此爲最漲。金價雖亦有漲。未嘗似米價漲貴之甚。其故蓋由米穀本係輸出外國之品也。比年以來。銀價落賤。而米穀輸出過多。卽所以使米價愈漲貴。而銀價益落也。故米價之漲。由銀價之落。未敢戰端之前。物價本有漲色。會有戰役。而物價大漲。其機括端在於此。戰事之後。制幣有增多。金價既漸漲貴。物價因而

益甚。苟如此。而未已。將輸出外貨。以增多國中之制幣。則財政之困。必益甚也。

日本財政之現情如此。則其於將來果如何。以余觀之。唯其有此目前之困。卽足以成將來之起色也。何則。我國承戰後之餘弊。商工業亦未免多變態也。夫戰後之商工業。譬猶在窖之草木。平常自然之溫度。在五百度之間。窖中之溫度。則在七百度之上。故萬木千草。一時繁茂。然此非平常自然之溫度也。自昨年以來。財情漸變。此猶窖將垂壞也。故嘗繁茂于窖中之植物。皆將萎摧於窖外。夫窖中當繁茂之時。在窖外草木。幾爲其所壓倒。唯存生氣於一隅耳。暨夫窖中草木凋零。窖外草木。生意正滿。起而代之。異香滿路。枝葉繁茂。亦豈足怪哉。由是言之。我邦戰後。興始各種貨殖之業。蓋係一時之變事耳。其真實殖產興業。將見之于日後也。余故日後一三年。蓋是去假存真之時矣。卽所謂優者生存。劣者滅亡。必在後二三年之間也。

或謂日人戰後。頗長奢侈之習。蓋國家庫中之銀。多散歸于中等以下之人民。而此等人民。多將所得之銀。隨手散盡。習于奢侈。不復能甘儉約。恐日後此等人民。不免愁歎之聲矣。曰。非也。以余觀之。國家所以盛興之理。實在此也。何則。凡國家之元氣。常在中等人民。而所以成國家之盛旺。爲多有中等人民耳。蓋上等人民。習于安逸。驕奢。下等人民。又自甘卑陋。唯中等人民。勤于勉作。去其弊而就其利。則此種人民。

實是國家之寶也。自經戰端，下等人民多知得銀之樂，亦頗知須勤勉以得銀之利。於是乎日夜所經營，咸在成一家之安樂富裕，則將來斯民之發達，必有望焉。余故曰：中日之役，是適使下等人民遷為中等之良民矣。其利溥哉。

日相諭示臺灣總督六事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一日

日本之得臺灣，經營頗苦。近時政府振作諸政，曾飭諭臺灣總督，茲開其要旨如下：一曰自今以後，臺地政令，須按事務之緩急，先其急且要者，而後及不急之務。以漸次化育其生民。二曰統治臺地之要務，在保安民命，保護財產，使新附之民，確知王政所以保持之無不至，而使之安堵。三曰化育土民之要，使上下之意，疏通，必先使彼我言語相熟習，首宜教習土民日語。又使在臺地文武官吏，研究土語。四曰開始交通搬運之利便，雖屬亟務，然亦不可過於干涉。凡一切架電綫開道路設鐵路等事，仍襲用從來之舊習，使各地方民，依據自辦之章程，漸行改從良法。五曰抽收租稅，須準照舊來之法例，不得過度，專以公平確實為主。六曰化育生番，不宜過急，須誘掖撫靖，使之漸喜歸順，不宜以威武迫脅從事。

俄士官教練韓人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十四日

朝鮮國聘士官於俄教練其兵士，所謂侍衛隊者是也。該隊兵士皆已練達其技藝。雖然，指揮之者，仍惟俄人耳。朝鮮士官等，雖極熟達技藝，仍未得當指揮之任。至在傍拱手而觀耳。是俄士官一日不在，則不能指揮該隊也。朝鮮有心人某云：俄人深謀其在此乎？其在此乎？俄士官執指揮韓兵之權，而不欲分其權於他人，慮萬一朝鮮有事之日，即為愚朝鮮士官之計也。嗚呼！其深謀秘計，狡焉思啟，所至皆然，獨吾朝鮮乎哉。

俄國捕鯨業利益

譯東京日日報 西七月廿四日

黑龍洲報錄俄國太平洋捕鯨公司情形云：俄屬沿海捕鯨之利最大者，為白令海、俄喝都克海及日本海等。初俄國有屬地在北美洲，後割與美國。於是自令海為美俄兩國所分屬，美國漁業家，頗屬意於捕鯨之事。屢在魚舟，捕獲鯨及臘胛臍，兼乘於此漁利。故近年大嚴其警戒，每歲派遣軍艦，防阻外國漁船橫行，兼獎勵國民興捕鯨之業。於是自太平洋捕鯨公司之設，俄人初從事捕鯨之事者，為芬蘭公司。該公司係俄美兩國人所合辦，而中道虧折，公司遂散。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有海軍少佐揣揣莫務，躬親奮興捕鯨之業，乘捕鯨船，出自海參崴埠，而遂不還。蓋已為滄波所漂蕩而覆沒矣。尋有太平洋捕鯨公司興，始集成其緒。該公司本係集贊合本為

之首倡者為海軍士官給謝林伯爵。託腦威國某造船局造捕鯨船二隻。其式同該國捕鯨家斯問佛因氏所用之船。及竣工時。一命名曰尼哥賴。一命名曰卡俄兒奚。給謝林伯爵督一艘而乘焉。海軍少尉伯兒克乘一隻。自腦威國回海參崴。實千八百九十五年七月五日也。現時該公司所捕鯨處。蓋自十月至四月底。多在朝鮮沿岸。當夏秋兩季。則以日本海韃靼海峽及俄喝都克海為好游弋之場。該公司又擬擴充漁域於北方。給謝林伯爵親乘卡俄兒奚船。以去年之夏。巡俄喝都克海。及白令海等處。意者其所視察。必主於擴充漁域也。自該公司興始以來。既數年矣。母年捕鯨約八十隻。計其價值。假以一隻為價二千五百留。則一年所得。實不下價二十萬留。又於海參崴東約百英里之改打麥克卑興設製造鯨油所。惟係初興。故規模狹小。多將所捕之鯨。轉賣之於日本人。然固足以償其所費云。

中國蠶情

譯東京日日報西八月初一日

日本某君。抵中國視察蠶業情形。歸而語人云。余以四月十四日。抵上海。先往蘇州無錫二地。中國蠶事之盛。莫如江蘇浙江兩省。無錫屬江蘇省。為育蠶要地。時適當蠶子三眠之際。得親視其中情形。中國育蠶之家。不似日本以男子執蠶桑之業。乃婦女親當其任。男子不過取桑於圃中。以助女人之勞而已。中國風俗。多拘吉凶避忌。既屬婦女專心之事。甚至雖為其夫者。或不得知育蠶之實情。矧余欲以一異國人查視情形。豈不難乎。余乃力請一見蠶情。或先酬以洋圓。又或開陳來意。然後乃得以視察一切矣。其中亦或有育蠶之家。博通事理。不拒余請者。余即欣然縱觀之。然如此人。蓋不多見。不過鷄鶩羣中之一孤鶴耳。

以余所見中國育蠶法。似未盡善。如以寒暑之度。驗空氣之乾溼。則中人所不顧也。中國育蠶。一任自然。中國書籍。嘗見有天氣冷時。用火力助天候之語。然蠶家所為。則不然。豈失傳耶。惟天雨過冷。則或用蓆包蠶子。或用棉布包蠶架。然仍未免有隙漏。且又不設蠶房。凡育蠶子。多在住房之內。所謂住房。亦頗不潔。多係土壁瓦壁。無地板。且多無樓。窗戶亦不多。故不能疏通空氣。欲使室中乾燥。亦大難焉。育蠶之法。既不盡善。然有時亦能出好繭。果由何理耶。曰。中國雖未曾為大育蠶之業。然家家從事。或六七八。或二三人。一視居屋之廣狹。人口之多寡。計人力以舉事。而不出於力所不及之外。蠶業專視人之精粗疏密。以為得失之本。倘有懈怠。則易招大損。日本育蠶。多大其規模。亦卻易招敗也。中國則小其規模。易加精密。故雖未盡美。而輒生好繭也。大育蠶家。收繭約三百斤。平常之家。不過百斤。或多至百五十斤而已。蓋一人之力。能收繭約五十斤。必一家六人。乃能收三百斤。一家六人。則家屋亦必

大能不稱之爲大育蠶家乎。

中國蠶種雖或有製種家售其所製之蠶紙然以自製爲多亦未盡善蠶紙形式不一律多用舊布爲底或方一尺或二尺餘留蠶子於其上唯製種家所賣之蠶紙稍稍一律整齊其蠶紙之大殆三倍於日本又貯藏蠶種之法以吾人觀之亦殊堪驚訝試語其概或撒布石灰於蠶種上藏至冬至之日即用鹽水洗滌之又或以熟茶及石灰水取蠶種浸漬其中又或冬至日撒開燒鹽於蠶種上曬暴屋外使受寒氣者三四日乃洗除鹽質以上所述皆係中國積年所行之法頗自謂盡善矣然在吾人觀之則可爲驚異也又發生蠶種之法亦不似日本按寒暑表以七十度或七十五度爲準度假火力以煖其蠶種中國則假人體之溫以發生蠶子也或負於背春使之得受身體之溫又或夜置於寢床以發生之可謂奇矣蠶子既生之後即以鳥羽掃落之猶似日本所行又蠶子入第一眠置糞糠於其上以除濕氣皆良法也日本亦實行之此法不謀而合豈偶然乎抑學之乎

未完

按第三十六冊

內載籌防局應將原告所虧之銀二萬五千兩償還方得收回各船云云。問該據是否交徐君抑交籌防局委員。答交籌防局委員。担律師曰爾意是否委員即徐君抑係別人。答是徐君。問爾交該紙據時是否訂明兩造彼此照該據辦理

答是。問此後該局內所言費用是否加添頗巨。答是。問該據曾否照辦。答從未照辦。問後來如何。答我與股東及徐君在徐家會面郭君亦在場。問

若何情形。答商議船事數次。問如何說法。答徐君以派兵上船之說嚇我。問因此爾即設法爲自護計。答是。問爾如何辦法。答我往見威律師將甯州

船開赴香港使在英國海境之內。問爾與徐有無爲難之處。答有在六月間徐

君子預船上船主之事。問此豈不違合同乎。答是合同首節及第二款有各船

辦法均歸商辦船東概不與聞各語。問然則徐君丁預否。答徐君以勢恐嚇干

預船主之事有違合同。問徐君如何干預。答徐來一信其信當即呈堂編列第

二十三號日頃聞新福建船主情形太暴不受商量於接待船客尤爲失禮客在房

中半夜前往跌門又此次行過黑水洋正值風波甚急乃用緩車致船倒退又與大

副爭論並不來行評理曲直輒自令二副作大副將行用之大副開除種種不合恐

難留用若不更換設船隻或有不測悔之已晚愚意於明日邀齊該船主大副及鐵

錘等官且計之

軌到行先將曲直評論。如果船主不合，竟須換人，否則必令該船主取具銀六萬兩，保單一紙，必須銀行方可試用。尙望斟酌行之。其原用大副須暫留在行聽候調派，別船不得輒令開除，俟兩人曲直既明乃可定。此致邊大班台照。徐次舟頓首。問該信是否由徐簽字。答是。問曾其去留。

接他信否。答我不開除船主。問爾接該信後如何辦法。答我置諸不理。問船主現在何處。答在鎮江新福建船上。問船主何名。答班登。問爾接他信否。答由金陵接一信。徐有官戳，其信當即呈堂編列第二十四號。日新福建船主

海路不熟，不知生意行情，應速更換，否則此船不得開行。支應局徐字。問爾接二

十四號信在何時。答亦在六月間。問彼時爾接收船幾艘。答二艘。問各船

尙未交齊，而徐已恐嚇二次，聲稱欲派兵上船，爾意如何。答我想徐真欲派兵在

船，其與我為難情形如此。問是否江甯船已上貨客，將赴某口。答是將赴漢口。

問爾向海關請放行單否。答請。問何日。答西八月十四號。問所需船鈔

爾都付否。答都付。問海關如何說法。答關上辦事人稱江甯船不能放行。

問爾往見稅司否。答我與之通信，雷稅司隨即邀我前去，云伊不能發給放行單，

甚為抱歉，并云非伊阻止開行，實係上海道台所為。問海關向以禮待爾。答是。

問不准江甯船開行，並將貨起上，照爾算吃虧若干。答貨客及訂裝茶葉合同，

不能照行，共虧五千兩。問裝赴漢口貨客是否甚多，其回船茶葉亦甚多。答是。

問江甯既不准開行，甯州一船，爾如何辦法。答開至香港。問既開赴香港，爾

知照被告否。答知照。問如何知照。答徐君到我寫字房，我面告之。問其時

由上海開後若干天。答開一天半。船在路上。問隨後爾即聞新福建在鎮江被

扣充公。答是。問其時爾即電稟制台。答我於西八月二十五號電稟制台，稱

因江甯被關停止，吃虧甚巨，電係英文。問我見獨此電係英文，其故何在。答我

之中國通事不肯將我意照譯，我故發英文。問爾探聽新福建被扣情形否。答

探聽。問如何情形。答我在鎮江關稅司處探問數天，不得原委，嗣經船主逼迫

海關，始知該船係由鎮江道飭令扣留。問該船是否早已充公。答據我所聞如此。

問爾知該船究是扣留，抑充公。答充公，但仍由我行船主水手人等管理。該船現在

鎮江，作為中國官產。問此後爾向關請武甯放行單否。我知該船不准，蒸汽稍開寸步

故我說向關請行。答請。問發給放行單否。答不發。江海關稅司向我說，無一

船准開行。問爾欠海關船鈔否。答不欠。問甯州是否於西九月八號由香港

臬署出票扣留，因中國皇帝即中國政府在該署控告爾行。答是。問甯州是否案

懸未結。答是。問爾述重新開估價單一說之時，曾說爾從前並未送過估價單。

此說爾能否解說。究屬何意。答第一次估價單。與我無涉。緣籌防局應將各船修理使極整齊。方可交船前來。問其實爾知曾有洋人爲籌防局估價。答是。問是否在爾收船以前。答是。威律師請將該估價單呈堂。担律師云。我並未見估價單。威律師問邊列士曰。爾曾見該估價單否。答見。問有鈔底否。答有。威律師曰。應約桑尼來案質證。如不到。當傳伊來案。担律師曰。據我繙譯云。前桑尼來我寫字房質證時。曾取出一據。交我幫辦雲律師查閱。威律師云。據我所知。此據並未交出。問爾收桑尼具報之估價單後。曾有信致桑尼否。答有。問在何時。答在西五月七號。其信曰。啟者查報機器。非在機器行動之時。查察不可。擬請君將此層筆之於紙。幸執事勿以此請爲冒昧也。邊列士具云云。威律師曰。爾所問是否意在桑尼不能具的實報單。答桑尼回復。亦云伊不能。納律師問爾接桑尼回復後。如何辦法。答送交徐君。其復信當即由被告呈堂。編列第二十七號曰。啟者來信詢問武甯總管輪請修該船單內所開應修各項。本驗船師驗單內。何未聲明云云。查該船應修之處。係新近所損。在驗船之後。姑置不論外。其所開損壞各項。大半如機鬆之類。應由該管輪在驗船師驗船之時。指明緣由。本驗船師無從查驗其詳細也。所有甯州新福建等船機器。將來倘再遇有應修之處。其

故亦如前。此復桑尼具云云。担律師請將伊繙譯所譯漢文。一併呈堂。威律師不從。欲將伊之譯文呈堂。薩君接收威律師所呈該復信之譯文。檢閱後。謂此係電報譯文。威不知漢文。誤以電報爲該信譯文。韓總領事曰。所爭豈在文字。並問薩君譯文是否非該復信。鳳薩二君將担威二律師所呈之譯文。此時威已將該信譯文檢出呈堂。與洋文校對後。僉曰。担律師所備譯文。較爲明切。担律師問曰。用誰之譯文。鳳君曰。用貴律師之譯文。納律師復問邊。爾接收各船時。其船如何情形。答其船未裝修。無繩索。無船牌。一切俱無。甚至船主及駕駛洋人。無可住之房艙。極言其壞。無犬餐之菜盆。問機器好否。答據正管輪所報不好。謂鍋爐須指擦。訊至此。中西官退堂。訂次日。西七月十號十點半鐘再審。以上第四次會審。

補八月十四號信隆行索二萬五千兩之據

金陵籌防支應局台鑒。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十八號。本行與貴局所訂關涉武甯卽斯美甯州卽駕時二船之合同。此合同於十六號訂立。於十八號經英領事署蓋印。故稟中稱十六號。此據又稱十八號。情願註銷。並將該二船交還。但須先由貴局在英領事署付給本行銀二萬五千兩。其付給此款。因本行代墊該船應修各項所費。並備辦本行所租貴局之武甯甯州新福建及江甯卽公和江順四船。應裝配各項及食物所費也。一千八百

九十六年八月十四號。信隆行邊列士在上海具。

邊列士在本領事前代信隆行簽立此據。英領事哲美生字印。

按原告呈堂各據除未譯出外其已譯呈公堂者均照原譯之文酌加潤飾錄登本報惟此二萬五千兩一據關係甚重而譯文與原文本意相去過遠故特照原文另譯附錄於後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十一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仍由納律師問邊列士曰中國兵輪泊近爾船爾能解說其故否。答我船被扣後每船之傍華官派一兵輪停泊阻止離滬。問至此納律師問公堂曰我現將呈堂帳目係英文所需譯漢文數日內當譯呈言畢復問邊列士曰爾票中所附帳目是否係籌防局欠爾之帳為爾所算出者甯州船帳是否不在其內。答是甯州另算。問是否約畧有七千兩之數。

答是。問此外是否尚有修船等帳計一萬二千兩。答是。問何時所用。答在扣船之前所用。問所用之款其中有籌防局或其委員許用之款乎。答全數均由伊等允許方花用。問爾所謂伊等者是否指徐君言。答是。問至此納律師向公堂云原告票狀內第一二三四各款所述担律師均已照認言畢復問邊列士第五款係述收船日期所述日期是否的確無誤。答是。問第六款爾稱曾付該局銀七千八百三十七兩此款是否係付租銀。答是全數均付租銀。問爾所付

之銀被告是否稱係付籌防局借給爾之債款。答我從未得籌防局債款亦從未欠該局錢款。問爾收過錢否。答我曾收過徐君私借之債此係付保險銀。問此外另有款否。答有。問在何時數計若干。答上年西八月十六號我收一千兩後又收六百兩此二款我出有借據給徐至今尚在徐處。納律師問担律師曰爾能將借據呈堂否。担律師曰二紙均係西八月七號一計銀一千兩一計銀六百兩。納律師向堂讀借據曰今借到徐大人處銀一千兩訂明在交回各船以後五天之內如數歸還特立此據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七號。邊列士全立押再此借款係借來發給水手人等辛工云云又讀云今借到徐大人處銀元銀六百兩正發給水手人等辛工訂明兩個月內歸還特立此據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七號。信隆行立。問該借款爾已歸還否。答未。問借據尚未收回。答借據未還故未歸銀。問西八月五號爾與徐君是否商議退船之事。答是。問是否有一借據內訂明交回各船以後五天之內歸還債銀。答是。問此係所商之一層。答此層商明議定。問爾銀錢缺乏大約因船事轉轉墊款甚巨之故。答先期付租銀如許之多又裝修各船以致銀錢缺乏。問爾票中所載第七第八款是否係實情。答是。問第九款內載爾所付修船費及因船事擔承各帳是否係實數。答

是。問被告稱修船爾未知照。答我常知照。問被告稱有許多不應修理數目亦屬浮開。答數係實數並無浮開所修之處皆屬應修。問被告又稱爾擔承修費之時欠有被告銀錢爾究欠否。答擔承修費之時我並不欠被告之錢。問第十款內爾稱爾索償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八錢爾何以有此索款。答因裝配及修理一切均由籌防局允許。問第十一款內爾所載阻船之事是否被告已認。答被告復狀中自稱扣船。担律師曰阻船。問阻船是否因爾虧空難清。答我並無虧空難清。問爾說彼時爾曾缺乏銀錢爾因何缺乏。答因我裝配船所費籌防局未付給。裝配船費船牌費應由籌防局付不應我付。問第十三款內爾稱因此爾另喫虧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四兩四錢八分。被告則稱爾所喫虧皆屬咎由自取。答非我自取其咎。問爾又稱籌防局辦法與爾所辦雜務亦有損失此說確否。答確。問因此爾稟請公堂論准該合同二件仍照施行。答是。問爾索五萬兩作為違背合同償款。答是。問爾所稟各詞是否皆係實話。答是。問被告稱爾未按照合同付給租銀。答我確付租銀。問被告是否稱爾行船不能獲利。答我行船能獲利我有憑據。問爾所說是否指船倘能行駛而言。答自然。問機器遭損是否爾即不能行船。答是船每逢開行即遭損自然不能行駛。問被告稱爾所開索款係虛假。答從無虛假。問被告稱爾指不交船亦未毀壞他船。問武甯遭損是否是爾之過。答否。問是否是爾用人之過。答否。問第十六款指被告內被告是否稱爾所用管輪某某等無執照不能勝任。答我之正管輪有英國執照我之二管輪亦有執照。問是否指武甯船言。答別船正管輪均有執照。問武甯正管輪是否係德國機器司。答是。問甯州船是否應赴烟台而赴香港。答是。問如此辦法海關曾有話否。答從無話。問被告稱爾起意在香港變賣該船取其價值爾曾起意變賣否。答非公堂有諭不賣。問曾有人向爾說否。香港一案爾如得意倘定案費不照付爾爾可將船變賣。答我有經理人在香港料理此案。伊告我說如我能訟贏中國政府我有賣船之權。問被告復狀第十八款內是否說爾變賣伊等之產。答我從未變賣。問爾所租船上或被告船上之物爾曾變賣否。答否。問被告委員是否曾請調處爾是否不允。答是。曾請調處我未允。問此電是否係爾所發。答是。此電係西八月三十號。是八月二十三號發寄南京劉制臺請催曾道臺速了。並聲明商議愈久費用愈多。其電即呈堂編列第二十號。曰督帥憲鈞鑒。事經半月。曾總辦尚不收船。

能行駛。問被告稱爾所開索款係虛假。答從無虛假。問被告稱爾指不交船亦未毀壞他船。問武甯遭損是否是爾之過。答否。問是否是爾用人之過。答否。問第十六款指被告內被告是否稱爾所用管輪某某等無執照不能勝任。答我之正管輪有英國執照我之二管輪亦有執照。問是否指武甯船言。答別船正管輪均有執照。問武甯正管輪是否係德國機器司。答是。問甯州船是否應赴烟台而赴香港。答是。問如此辦法海關曾有話否。答從無話。問被告稱爾起意在香港變賣該船取其價值爾曾起意變賣否。答非公堂有諭不賣。問曾有人向爾說否。香港一案爾如得意倘定案費不照付爾爾可將船變賣。答我有經理人在香港料理此案。伊告我說如我能訟贏中國政府我有賣船之權。問被告復狀第十八款內是否說爾變賣伊等之產。答我從未變賣。問爾所租船上或被告船上之物爾曾變賣否。答否。問被告委員是否曾請調處爾是否不允。答是。曾請調處我未允。問此電是否係爾所發。答是。此電係西八月三十號。是八月二十三號發寄南京劉制臺請催曾道臺速了。並聲明商議愈久費用愈多。其電即呈堂編列第二十號。曰督帥憲鈞鑒。事經半月。曾總辦尚不收船。

清理墊帳各船虛費開銷為此萬分焦灼求大帥催會速了英商信隆邊謹稟 問
 本年西二月十六號爾曾接制臺係前支應局徐委信否 答曾接一信其信即呈
 堂編列第三十一號曰逕啟者我於正月初五日奉 欽差大臣兩江督憲劉電令
 赴江甯省城到省後我與曾大人郭司馬皆大受督憲申斥諭將租船一案迅速辦
 結並云信隆租船係我經手定約及其退租乃係該行發端有電稟可據該員即應
 責其毀約失信向索原作素字三年船租即該行藉口機器失修即應詰其修船之時何
 以不先退還既日失修何以不自向驗估之洋船師辨證令保險者賠修乃不知駁
 斥猶借給銀兩至再至三希圖見好洋人多方遷就致啟該商藐視之漸此不合也
 至扣留江順改名江甯一船既因該行先將已追未交之船冒報出口前往烟台潛
 赴香港顯違關章並背原約是以黃道曾道商將此船扣留此本該商咎由自取自
 應於扣留後聲明其罪將不得已扣船緣由由黃道函知英國領事立案乃為正辦
 及至事後何以不向辯原作辦論輒許代為開發香港鎮江船上人工水手之錢且既
 已付錢何以尚不收回原船轉令該行得以置身事外因而居奇此亦不合也以上
 各節皆係各該經手之員應了之事與 國家分毫無涉即使該行抗船不交意存索
 詐該三員等被其抑勒絡彼銀兩冀圖了事亦應由三員分別認賠不得動支 國

謹將丁酉年正月至六月收支實數開呈

公鑒

收上年存銀	一千五百八十一兩八錢六分一釐正	收助賞銀	五百八十四兩正
收本館自收報賞錄	三千一百九十四元一角九分四釐正	收代派處經收報賞錄	一萬零二百九十九元零二分九釐正
收代派處經收報賞錄	一萬零二百九十九元零二分九釐正	收售書銀	一百二十二元二角七分正
收錢莊存款息銀	二十七兩四錢六分三釐正	共收銀	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四釐正
付房租銀	三百二十元正	付修理房屋器具銀	二千三百零九分正
付巡捕捐銀	十五元四角六分正	付器具銀	六十六元一角零四釐正
付飯食銀	五百零七元零五分正	付自來水銀	四元正
付春季煤炭銀	四元三角正	付茶烟燭銀	一百零五元八角六分五釐正
付薪水銀	三千四百六十五元正	付三節酒席賞項銀	四十三元一角二分正
付工費銀	一百六十一元正	付零用銀	一百零三元一角八分正
付酬應費銀	九十六元正		

共用銀四千九百十四元二角五分九釐正

付登告白費銀二十九元二角五分正 付購西文報銀二百二十九元一角四分正

付印報費銀一萬零二百一十二元正

付筆墨印色格板木截紙帳收單暨包報用油紙等銀二百零六元七角四分四釐正

付寄報用布袋竹木箱及繩索鐵釘等銀八十七元八角九分三釐正

付寄報信及車力等銀一千一百零九元七角八分一釐正 內郵政費銀八百二十七元四角四分關稅水脚九

十一元三角零四釐記
帶費銀八十三元三角

付公事電報費銀八十五元五角三分正

共用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元四角三分八釐正

付印書費銀五百三十元零九角五分正

付購中文各種新聞紙并書籍銀一百零四元四角六分正

共用銀六千三百五十四元一分正

三共用銀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一元一角零七釐正

淨存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四釐正
三千二百九十九元零四角二分七釐正

今將丁酉實收到之捐款開列於後 以助賞之先後為次
起正月訖六月

孫實甫 助銀三十元 凌仲桓刺史助銀五十元 孫紹襄軍門助銀一百元

俞君實觀察助銀七十兩 吳彥復部郎助銀二百元 續助銀二百元

汪墨卿比部助銀二十兩 吳贊宸 助銀十兩 譚芝雲太史助銀一百元

敬記 助銀一百元 葉臨恭刺史助銀五十元 陳簡池觀察助銀五十元

張弼士觀察助銀三百六十兩 徐星槎分轉助銀三百元 胡聘之中丞助銀二百元

狄楚卿大令助銀五十元 黃采汀 助銀二十元 宋祝三軍門助銀一百元

席 儒生部郎
沅生觀察 助銀二百五十元 謝芷沆參贊助銀二十元 張樹軒 助銀一百元

陶架林觀察助銀二十兩 盧慎之 助銀一百元 柯逸庵太守助銀二十元

楊子通星使助銀二百元 卷石山房助銀一百元 林穀宜茂才助銀一百元

岑泰階觀察助銀一百兩 東海居士助銀八元五角

本館告白 敬啟者近接有朱君 洞賓孫君 福保張君 士瀛王君 諤橫濱羅君 佐臣

來書未書明回信寄何處無從奉復為此布告祈將台號住址見示無任翹企以

後海內君子如有惠教務乞將居號注明俾得隨時領教為荷

附勘誤記 第三十四冊報第十七頁第五行名人改意大利君始祖又第三十五

冊第十四頁第二十三行一員下公使二字應刪去又會審信隆租船全案第一頁第二十七行公牘下應加須字第六頁第九第十行互索應作反索第十五行十一月應作十一號十八行十二月應作十二號以上均在三第七頁第十行二十四日應作二十四號第三十行之處下應加乎字第八頁第十七行未語應作未請第十頁第三十行此間定下應加准字以上均在三十五冊報內此由譯文細緻易有錯誤特補校於此

本館告白 本館縮印之時務報從一冊起至三十冊今已印成外加布套每部價

二元五角即日分寄京城琉璃廠西學堂 武昌府街口本分館 南京利涉橋

西周宅內祝心淵試寓 杭州青雲街竹簡齋 廣州義一齋書坊 天津開口

官書局 長沙礦務局 漢口 南昌 福州各售本報處此啟

本館代售書價目續登 石大清一統志足本精校 十六元 石東三省輿地圖說廷

撰 六分 石順德李氏遺書四種李文田撰 一角五分 西北地書五種 一

元二角 回疆日記陳春瀛撰 三角 萬象一原項鸞撰 二角 初學讀書要畧葉

撰 一角五分 石格致古微王仁俊撰 五角 西政富強叢書 十二元 西政

叢書 原價六元四 重定價六元 新學報 本每一角二分 集成報 本每一角五分

中西文合璧表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倍恩勿愛 Banffy	待來紐吳司 Daily News
墨格林勃克許為靈國 Mecklenburg Schwerin	拿門 Norman
拔肯海姆 Buckingham	華薩 Warsaw
泰潑落考脫 Taplow Court	不透好夫 Peterhof
哀爾比富活愛脫 Isle of Wight	克拉司挪西羅 Kraseno Selo
罷力潑脫 Boripat	謀拉維藹夫 Muravieff
撲此得姆 Potsdam	愷而考夫 Khilkoff
愛勃哈 Abha	司滑司梯 Swasti
葛力尼乞 Greenwich	乞拉 Chira
克明 Cumming	哀 Avelan 乃 Nazimoff
開爾非因 Kelvin	聖泡而 St Paul
愷恩勃靈石 Cambriau	守奇哥 Sergius
雪里歇阿 Silesia	克蘭未林 Kremlin
以上見三十六冊	滿利乞 Mannlicher
凡哥佛 Vancouver	希却 Schichau
開立福尼亞 California	札恩截巴 Zanzibar
布勒丁 Bulletin	烹巴 Pemba
煞透待而立非異 Saturday Review	挪勃而 Nobel
馬得力 Madrid	克諾弗斯 Canovas
太梯乎思 Tetuan	生太哥達 Santa Gueda

孟哲斯脫	Manchester	曷格司	X
烏和也木司科	Oukhtomski	考開沙司	Caucasus
喀西尼	Casini	薩噶里恩	Saghahen
房稱老脫	Von Grot	起佛阿	Chiva
喀埃希辯利埃	Kashgaria	拔卡特	Buchard
買實爾	Mazel	叨母斯克	Tomsk
奧斯初阿罷	Osslyoba	歐庫特斯克	Irkutsk
奧羅拉	Aurora	擺納阿爾	Barnaul
及爾雅克	Gilyak	喀勒同拿亞斯克	Krasnoarsk
代哀拿	Diana	拖保耳斯克	Tobolsk
配來達	Pallada	海罷落扶斯克	Habarovsk
派勒司佛忒	Peresvet	起他	Chita
卜爾別克	Baltic	雅若特斯克	Iakutsk
斯佛忒來拿	Svetlana	亨立亞夫罷忒克	Henry of Battenberg
帕爾他腊	Poltara	哀而卜脫愛特桓特	Albert Edward
批忒羅拋羅扶忒克	Petropaulovsk	福埃	Faure
西佛司拖帕爾	Sevastopol	好夫勃克	Hofburg
哀潑勒克斯忒	Apraxtu	羅道爾夫	Rudolph
克拉潑來	Khrapry	亨葛里	Hungary
哀勃勒克	Abrek	菩達配斯脫	Budapest

日
世
三
三
三

孟哲斯脫	Manchester	葛格司	I
烏那地木司科	Onkhtuzski	考爾沙司	Caucasus
喀西尼	Casini	俄葛里恩	Sagheben
房爾老脫	Von Grot	起那阿	Chiva
喀埃希姆利埃	Kashgaria	俄卡特	Guohard
買實爾	Mazel	叻母斯克	Tomsk
奧山勿阿羅	Osslyoba	厄庫特斯克	Irkutsk
奧羅拉	Aurora	羅納阿爾	Barnaul
及爾雅克	Gilyak	喀勒司亞斯脫	Krasnoarsk
代哀拿	Diana	德保耳斯克	Tobolsk
歐米達	Pallada	海羅羅狄斯克	Habarovsk
派勃司佛忒	Perosvet	起他	Chita
卜爾貝脫	Baltic	雅若特斯克	Iakutsk
斯佛忒末拿	Svetlana	亨利亞大羅帝克	Henry of Battenberg
帕爾德賈	Poltava	哀而卜脫愛特輝特	Albert Edward
批忒羅地羅其脫	Petrovsk	爾埃	Faura
西海可地帕爾	Sevastopol	好夫勃克	Hofburg
哀勃勃克斯克	Apraxin	羅道爾夫	Rudolph
克拉波來	Khrapov	亨葛里	Hungary
哀勃勃克	Abrek	普達爾斯脫	Budapest

